



舞臺劇本·首獎

熱島效應

◎ 王詩琪

人物

- 陳佰成 父親，約五十五歲，運鈔車保全
陳哨蘋 女兒，綽號皮皮，約十九歲，離家出走中
陳少洋 兒子，綽號阿洋，約十七歲，高中生，正在準備大學推甄
老 張 死去的男子，陳佰成以前的同事
李泰平 陳哨蘋的男朋友
李 芳 神秘女子
小 蘆 陳少洋的同學，女
阿 超 陳少洋的同學，男
警察數名
旅館阿姨
喪禮的工作人員（男）
喪禮的工作人員（女）
電視播報音

S1 清晨：父親 & 兒子

舞臺分為三間比鄰的房間，分別是盥洗室、臥房與客廳。客廳裡有一扇拉上窗簾的窗戶，上舞臺側另有兩扇緊閉的門，通往另外兩間臥房，連結臥房的相對側則是大門。

三間房間的擺設均十分簡單，僅滿足日常生活所需。整個布景可將之視為一間公寓的剖面。

陳佰成俯臥在臥房的地上，老張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正吹著口哨，他反覆吹著相似的曲調，但旋律不成調。

老 張：媽的，老想不起這段怎麼哼，越要想就越想不起來（輕哼幾句旋律，但都不是），不是這首，不想想的又記起來一堆，喂，你記不記得…呸！你這個老古板懂什麼唱歌。該死，（低頭略數）同一首歌老子都吹到第七百三十三遍還想不起來！

兩人陷入沉默。

老 張：幹嘛不說話？

陳佰成：我起不來，幫幫我。

老 張：這我可不能答應你。

陳佰成：為什麼？

老 張：（看了看四周）你知道這裡是個怎麼樣的地方嗎？

陳佰成：這裡是我家。

老 張：（自言自語地）我還不知道，他們說裡面太擠了，我要在外面等一等。原來等待是件這麼難的事，老子這輩子都在等待，到這種時候了還要等待。

陳佰成：你在說什麼？

老張神經質地抽動著雙腳。

老 張：煙癮犯的時候最糟，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你有沒有…。

陳佰成：早戒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 張：對，就是嫂子往生的時候…。

陳佰成：跟她沒關係，我只是…只是不想抽了。

老 張：好想抽菸啊！（頓）你知道這種時候要怎麼過嗎？要專心地想些更痛苦的事。比如說、比如說他們要逃跑就應該讓他們跑，誰都知道人肉擋車是怎麼都

擋不了的。想想那時候被撞得都飛出去了，他們倒車再壓過來，怎麼痛都過了，結果現在小小的一隻菸就整死我了。（**回想到有趣的事一般笑了出來**）告訴你，我還有最後一招，要是再忍不下來，就想著在醫院的時候，我女兒在這裡，我老婆在旁邊，兩個人哭得鼻涕都流出來了（**一邊比手畫腳**），我要好好跟女兒說，把拔、馬麻把妳生得不好看沒關係，把拔愛妳，然後還要跟我老婆說…再說一些讓她臉紅的話…哈！我老婆一定猜不到她昏倒在病床邊的時候，我心裡在想這些。

老張一個人笑地前仆後仰。

陳佰成：老張，不要再笑了。

老 張：難道我要哭嗎？

陳佰成：我不是這個意思，扶我起來！

陳佰成試圖把自己撐起來，但卻徒勞。

大門傳來敲門聲。

老 張：總算輪到我了。

老張起身，往大門走去。

陳佰成：他媽的老張，把我扶起來！

老 張：我幫不了你，就跟當時你也沒有幫我一樣。

陳佰成：我有阻止過你，但你跑得這麼快，我來不及…。

老 張：我沒有怪你，真的，兄弟多少年了，我怎麼會不知道你的脾氣。你把錢丟出去是對的，本來嘛，刀子在他們手上，配個警棍又怎樣？錢再多也沒有人命值錢，是我忍不下這口氣。

陳佰成：對不起。

老 張：幹嘛道歉？

陳佰成：如果那時候我們好好配合，搞不好事情就不會這樣，你也不會…。（**頓**）現在說什麼都來不及了。

敲門聲持續著。

老張蹲在陳佰成身旁。

老張：走了，有話要我帶給嫂子的嗎？

陳佰成奮力地想起身

陳佰成：你先不要走，等一等…。

老張：還是一樣，沒膽子說個明白嗎？

仍舊沒有回應。

老張：我真同情你，一直都是。

老張打開大門，門後傳來刺眼的光芒，老張隱沒在光芒中。

燈暗。

燈再度亮起，一名女子靠坐在客廳的窗邊，她撕著一張張的日曆，把日曆紙摺成一架架小飛機。顯然她已經摺一陣子了，身邊盡是一架架的紙飛機。

在臥房，陳佰成維持俯趴的姿勢。

陳佰成：老張？老張！有人在嗎？（一架紙飛機射到他背上）
這什麼東西？

有更多架紙飛機射到他的身上或眼前。

女子走進臥房，坐在椅子上。

陳佰成：（哼笑出聲）你來做什麼？剛剛老張來怪我，怪我見死不救，我救得了嗎？那些搶匪說衝就衝，我能有辦法？不能什麼都怪在我頭上啊。（頓）你也是來怪我的嗎？每次來，就是弄壞家裡東西。好好的日曆被你弄成什麼樣子！

女子不回答，沉默地玩著手中的紙飛機。

陳佰成：（賭氣地）以前是我不在家，你就一個人悶在家裡一直講，現在倒是換我講了。你看，我們總要有一個人不說話了，才能好好說話。好，現在我不說了，換你說。

女子無回應，一味地摺著紙飛機。

陳佰成：為什麼不說話？你知道都是因為你，皮皮現在才會到處亂跑不回家，她一定覺得我是兇手，她怕我。你知道都是因為你，現在才會變成這個樣子嗎？你知道我多久沒有好好睡上一覺了嗎？我做錯了什麼你要這樣懲罰我？

女子仍舊無回應。

陳佰成：為什麼連在我的夢裡，妳也一句話都不肯說？

大門門鈴聲再度響起，女子起身要去開門。

陳佰成：你不准走，聽到沒？這次妳不可以，妳不可以像以前那樣走得一乾二淨。

女子停下來，彷彿要講什麼。

敲門聲變得劇烈，最終門自行打開，外頭傳來一陣陣閃爍、刺目的光芒，女子隱沒在光芒中，旋即燈暗。

黑暗中傳來播報聲，電視播報的場景可依實際演出狀況以純聲音或是切割部分舞臺作為播報場景。

電視播報：面對日益炎熱的氣溫，今年，科學家預計全球將會面臨史無前例最嚴酷的炎夏考驗。是的，繼去年冬天最嚴寒的低溫考驗後，隨之而來的是極端的高溫，這一波波詭異的氣溫變化不僅影響著我們，您現在畫面上看到動物園裡的北極熊，也因為受不了亞熱帶的炎熱而懨懨一息地躺在冰上，目前館方正在評估北極熊剃毛的可能，如無意外，預計將在下個月就可以看到光溜溜的北極熊現身……。

燈再亮起時，場景與之前相同，臥房裡已不見女子與紙飛機，日曆依舊如昔地掛在窗邊。

陳少洋在客廳裡，正整理著一束巨大且俗艷的花，

他將花靠放在窗邊，順手撕掉一張日曆，再從冰箱中拿出白吐司與牛奶，把吐司放進烤箱，他隨後走進臥室。

陳少洋：爸！起床了。

陳佰成被嚇到一般，猛地從地上坐起。

陳少洋：怎麼坐在地上？我開電視吵到你了？

陳佰成：沒關係，還沒去上學？

陳少洋：學校停課了，放我們在家自習。（頓）我買了花回來，就放外面桌上。

陳佰成：嗯。

陳少洋：不知道有沒有買對。

陳佰成：無所謂。

陳少洋：還有要帶什麼？

陳佰成：我自己會弄。

陳少洋打開衣櫃，整理著裡面的衣服。

陳少洋：好幾天沒洗衣服了，不知道還有沒有可以穿的…。

陳佰成甩上衣櫃的門，發出刺耳的聲音。

陳佰成：（揮掉）說了我會自己弄，別煩。（頓）等下把那個日曆拿去丟掉。

陳少洋：一向擺地好好的，怎麼突然要…

陳佰成：（不耐）叫你去丟就去丟！

陳少洋：爸，你臉色很難看，怎麼了？又失眠了？

陳佰成：就作一些怪夢。

陳少洋：夢到什麼？

陳佰成：夢到你們的張叔叔，還有…。

陳少洋：媽媽？

陳佰成：不記得了。

陳少洋：昨天有吃藥嗎？

陳佰成沒有回答。

陳少洋：為什麼不吃？（頓）醫生說吃了會比較好睡，幹嘛這樣跟自己過不去？

陳佰成：新的這種不好，身體躺死死的，腦袋還不是停不下來。

陳少洋：今天還是在家休息吧！晚一天再去就好…。

陳佰成：我休息太多了。

陳少洋：萬一去了那邊又染上什麼髒東西…。

陳佰成：還會染上什麼？沒什麼更髒的東西了。

陳少洋從櫃子裡拿出些瓶瓶罐罐，每罐各倒出一粒擺桌上。

陳少洋：不吃藥，至少吃些維他命。

陳佰成將家居服換成簡素的深色衣褲。

陳佰成：知道了，囉嗦。

陳少洋：（悄聲）因為現在只有我會這麼囉嗦了。

陳佰成：什麼？

陳少洋：沒事。

陳佰成：今天不出門？

陳少洋：阿超和小蘋會來，幫我準備下禮拜的面試…。

陳佰成：什麼面試？高中的？

陳少洋：大學，我已經要考大學了。

陳佰成：是嗎？（頓）要帶你去嗎？

陳少洋：不用，我自己會去。

陳佰成：是嗎？

陳少洋：你去我反而不習慣。

陳佰成：錢夠用？

陳少洋：夠。

陳佰成：不夠再說。

陳少洋：知道了。

陳少洋轉電視頻道。

電視聲音：動物學家發現，隨著氣候的改變，在炙熱擁擠的生存環境裡，動物也與人類一樣，行為有冷漠與殘酷的偏向…。

陳佰成：電視少看。

陳少洋：這是新聞，面試最怕考時事題了，不好應付…。

陳佰成：最近有和她聯絡嗎？

陳少洋：比較少，最近常常電話不通。

陳佰成：怎麼回事？

陳少洋：問她，她說在打工不方便接電話。

陳佰成：什麼打工不能接電話？

陳少洋：她沒說。

陳佰成：便利商店還是速食店？還是什麼不三不四的地方？

陳少洋：你太操心了啦！

陳佰成：有沒有危險？要問清楚。

陳少洋：擔心她就自己打給她吧！

陳佰成：她自己也沒打來。

陳少洋：下次我叫她打給你。

陳佰成：算了，她不會聽的。

陳少洋：你不要一直唸她，她就會聽。

陳佰成：是她從小到大都讓人操心…算了，不講了，講也講不通。

陳少洋：（悄聲）誰叫你們兩個都是笨蛋。

陳佰成：你說什麼？

陳少洋：沒有，我沒說話。

陳佰成：外面熱嗎？

陳少洋：蠻悶的，小心不要中暑了。不吃早餐嗎？

陳佰成：不餓，吃不下。這什麼鬼天氣，一年比一年糟。

陳少洋：出門小心。

陳佰成草率地揮手表示知道，開門離開。

電視聲音：如我們畫面所見，在這個氣候溼熱的島嶼上，因為過於擁擠，在糧食與生存空間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數種生物反而較易發展成獨居型的行動模式，並不習慣與同類相處，打架與攻擊事件發生的次數，較其他所觀察到的區域更為常見…。

陳少洋打開窗戶，刺耳地冷氣機運轉聲進，他立刻關上窗。

烤箱發出「叮」的一聲。

陳少洋：糟透了，吹進來的永遠都是廢氣。

燈漸暗。

S2 早晨：女兒

廉價旅館房間，窗簾都拉上了因此顯得陰暗，隱約見到一個人影坐在床邊，另一個人跪在他的兩腿之間，房間四處堆著凌亂雜物。

陳哨蘋：你想要我吃嗎？說啊，為什麼不說？

李泰平不回答，僅是輕輕地壓著陳哨蘋的頭。

陳哨蘋：你不說我就不吃。

李泰平：（略顯無奈地）皮皮…皮皮不要鬧了…。

陳哨蘋：不是教過你了嗎？怎麼還是說不出來呢？

李泰平：對不起。

陳哨蘋沒有回答，似乎正在專心做她正在做的事情。

李泰平：（摸著陳哨蘋的頭）乖，你弄痛我了。

李泰平起身，拿起床邊的礦泉水遞給陳哨蘋。

李泰平：洗洗嘴巴，髒。

陳哨蘋：又沒真的吃進去。

李泰平拗執地把水放在陳哨蘋眼前，她無奈地接過

水，喝了幾口。

李泰平：漱幾口。

陳哨蘋：囉唆。

她還是順從地漱了幾口水，把水瓶放下。

李泰平開始整理儀容，拿起亂丟在床上的衣服套上。

陳哨蘋：留下來陪我。

李泰平：時間不早了。

陳哨蘋拿出口香糖，伸手給李泰平。

陳哨蘋：要吃嗎？

李泰平：有薄荷口味的嗎？

陳哨蘋：草莓，要不要？

陳哨蘋坐在床上一動也不動，只是嚼著口香糖，然後吹起泡泡。李泰平跟著一起吃口香糖。

陳哨蘋：我們現在去喜馬拉雅山，你就可以不用上班了。

李泰平：為什麼？

陳哨蘋：因為喜馬拉雅山很高，那裡的時間比這裡慢很多，搞不好在那裡我還沒出生。

李泰平：那有什麼好的？

陳哨蘋：很好啊，這樣我現在就是一顆沒有腦袋的蘋果。不會知道自己怎麼來的，不會記得任何事情，不會哭不會傷心，只要製造芬多精就好了。

李泰平：你也會傷心？每次都看妳笑得亂七八糟的啊。

她笑了起來。

李泰平：好了別笑，難看死了。

陳哨蘋：開心可以笑，哭也可以笑，從小我媽就叫我要笑，她總是說「把事情笑輕一點、再輕一點」，等到有一天把自己笑得夠輕了，就可以飛走了，飛去任何一個想去的地方。

李泰平：那她去到想去的地方了嗎？

陳哨蘋：誰知道，她把自己笑死了。

李泰平：笑死了？

陳哨蘋：就是該生氣的時候笑，該哭的時候笑，不用笑的時候笑，笑著到有一天她覺得自己應該可以飛了，然後（做了個「飛翔」的手勢）她跳出去，發現自己不會飛（再做了個「墜落」的手勢）就死啦！

李泰平：（猶豫地）這是真的嗎？

陳哨蘋看著他的反應，開始止不住地大笑。

陳哨蘋：你覺得我可愛嗎？

李泰平：我覺得妳瘋了。

陳哨蘋：看吧，沒人想知道笑是怎麼來的。（又笑了起來）笑輕一點、再笑輕一點。

李泰平：你希望我做什麼？

陳哨蘋：（略沉默後）啊！總之我現在只是一顆細胞，我沒有手、沒有腳，我不會動。

李泰平：那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快告訴我這是什麼啊？

李泰平在陳哨蘋身上搔癢，將她逼得四處逃跑，兩人嬉鬧著，陳哨蘋將男人一腳踹到地上。

陳哨蘋：（喘著氣）別、別鬧了，我說真的喔！聽說科學家做過一個實驗，他們把一對雙胞胎一個放在平地、一個放在山上，結果住在山上的那個比較年輕。

李泰平：（仍舊躺在地上，口氣不相信且漫不精心地）是喔？

陳哨蘋：（加強語氣）是完、全、不、會、老喔！看起來永遠是個小孩子。

李泰平：那是怪物不是人。

陳哨蘋：不知道我還來不來得及去喜馬拉雅山。喂，要怎麼去最快啊？應該還是要轉火車或什麼的才能到，到底怎麼去喜馬拉雅山比較快啊？

李泰平沉默起身，整理著自己的衣著和東西。

陳哨蘋：到底哪個比較快嘛？

陳哨蘋仍舊躺在床上，時不時抬腳踢著在床邊四處遊走地李泰平。

李泰平：兩個都不夠快，是時間快到了，你知道嗎？再不走我就要遲到了。

陳哨蘋：不行，我們還沒到喜馬拉雅山。

李泰平：（略顯不耐）你哪裡都去不了，因為地心引力和惰性的關係，你只會躺在這裡發臭生蟲。

陳哨蘋：你才會發臭！

陳哨蘋維持趴在床上的姿勢，伸手從床邊的紙袋裡構出一個用透明塑膠袋包起來的包包。

李泰平：這要幹嘛？

陳哨蘋：幹嘛？還能幹嘛？房錢啊。

李泰平：什麼房錢？

陳哨蘋：開房間不要錢嗎？

她拿著鑷子開始拔自己的腳毛。

李泰平：這是哪裡來的？

陳哨蘋：就賣賣內褲、拍拍照什麼的。

李泰平：還有什麼？他們還叫你做什麼？

陳哨蘋：（不耐煩）又沒怎樣，幹嘛這麼緊張？（不耐煩轉為打趣）喔！我知道了，你在擔心我！

李泰平：然後你去買了這個？

陳哨蘋：他們說手邊沒現金，先拿這個抵，下次再付剩下的，這個看起來應該也值不少吧！

李泰平：你被騙了，這一定是假貨。

陳哨蘋：少裝著一副很懂的樣子。

李泰平：我以前是看過這些東西的，做工什麼的，很好認。（無奈）總之收起來吧，怎麼樣都是你自己賺來的。

李泰平把包包遞還給陳哨蘋，她不接，李泰平把包包放在床上。

李泰平：（嘆口氣）不要任性了。

李泰平整理自己的儀容，仔細地撫平衣服上的皺摺。

陳哨蘋：假的又怎樣？假的賣不出去嗎？你以為我蠢到相信賣賣內褲就有名牌包嗎？哈！我是誰啊？

李泰平：我只是說你可以小心點，這不值得。

陳哨蘋：哈！你又知道了！

李泰平：你還年輕，不要再做這種事了。

陳哨蘋：就是年輕才做這種事啊，老屁股誰要看？（頓）
喔！這種搞不好還可以噢！新口味、新口味，熊男應該會喜歡。

陳哨蘋端詳起李泰平的屁股，忽遠忽近地比尺寸。

李泰平：別鬧。

陳哨蘋：誰跟你鬧了，我在跟你談生意。那些變態可是連我穿了三天的內褲都要買的，下次就換你的好了，我明天去幫你買內褲，豹紋的好了，還是小花的看起來比較萌，丁字褲聽說最近也很受歡迎，不然丁字褲好了？明天就去試穿？還是今天？

李泰平：不要胡來！那種髒錢誰稀罕？

陳哨蘋：那你有錢嗎？拿出來看看啊？

陳哨蘋搶過李泰平的公事包，打開倒扣，裡面空空如也。

陳哨蘋：是上什麼班東西都不用帶？讓我猜一猜，是上地下道的班？還是上天橋的班啊？還是要去馬路上塞衛生紙給路人？（轉換語氣）不行、不行，人群來來往往一直看我，好可怕噢！還是乖乖坐在公園椅好了，一天八小時不吃不喝最簡單了！（頓）怎樣？

只敢拿東西去當，這樣的錢就最乾淨？

李泰平：你跟蹤我。

陳哨蘋：我只是好奇。（頓）今天的錢我出，以後就輪流吧，我可不是那種靠人養的無腦妹。

李泰平：（壓抑著）謝謝。

陳哨蘋繼續拔著腿毛，隨手把包包丟了過去。

陳哨蘋：就拿去當吧！換到多少就多少我沒差。出去的時候把「不要打擾」的牌子掛出來，我今天不想出門。啊！電話線拔掉，櫃檯那個歐巴桑每天都打來催房錢，煩死了。回來的時候買冰給我，我要粉紅星球香蕉冰磯樂。不送了，掰。

李泰平也不回答，就是站在原地不動。

陳哨蘋：怎麼？（刻意地強調語氣）不是要去上、班嗎？（依然低頭專注地整理著自己的腳毛，看也不看李泰平）你知道是誰讓你變成這樣子的嗎？（頓）是懦弱喔。

李泰平突然開始捶起牆壁，漸漸地，每個落下的拳頭都伴隨著陳哨蘋的尖叫，陳哨蘋四處逃竄。

陳哨蘋：（護住自己的臉）不要打臉，明天要拍照。

李泰平：不准去，你不准去。

李泰平反而變本加厲地甩她耳光。

單向的施暴很快地轉為兩人互相毆打彼此，這場暴力持續著，直到李泰平被摔落在地上的物品絆倒，跌坐在地上，陳哨蘋猛力踹了他數腳，見李泰平不再反抗後，才跌躺在床上，兩人大口喘息著。

現在，在這個廉價的旅館房間裡，窗簾被扯落大半，觸目盡是剛才兩人打鬥的凌亂痕跡。

陳哨蘋：毛巾。

她抬腳踹了李泰平一下。

陳哨蘋：他媽的去拿毛巾！

李泰平緩緩地起身，步履蹣跚地去廁所拿了條濕毛巾遞過去。

陳哨蘋接過，將毛巾放在自己的眼睛上。

陳哨蘋：豬。（頓）聽到沒，你這隻豬！嘴巴都破了，（吐了口血水在地上）哼！要不是今天大姨媽來，老娘一定打得你什麼屁都放不出來！

她抬腳又踹了李泰平一下，把李泰平的臉捧起來面向自己。

陳哨蘋：臉腫腫的好可愛噢！

她開始使勁地揉捏，李泰平吃痛而到抽口氣，卻不敢把臉轉開。

陳哨蘋：道歉，快點道歉！

李泰平：你不需要這樣的。

陳哨蘋：（甩開李泰平的臉，略顯煩躁）又講這個幹麻？

李泰平：你不要這樣委屈。

李泰平試圖碰陳哨蘋嘴角的傷痕，卻被陳哨蘋狠狠地揮開。

陳哨蘋：我犯賤喜歡這樣，可以嗎？你滿意了嗎？

她在零亂的室內找著剛剛被亂丟的包包。

陳哨蘋：拿去，聽到沒？

李泰平並沒有接過。

李泰平：對不起，很快我們就會有錢了，我保證。

陳哨蘋：誰稀罕啊！在路邊站得乾巴巴的賺來的錢也是乾巴巴的。所以叫你拿這個換錢啊！錢就是錢，好嗎？

李泰平：（喃喃唸著）快了，就快了。

陳哨蘋：喂！

陳哨蘋伸手在李泰平眼前晃著，但李泰平毫無反應。

李泰平：（**喃喃自語地**）我們會有很多房間可以用，每間房子都大的可以放進一隻長頸鹿，我再也不用自己開車了，大象會載我們，所有那些傭人的工作就是整天指揮大象把我們抬到這裡，再抬到那裡，連地板都不會碰到…

李泰平突然開始收拾東西，起身就想要離開，陳哨蘋奮力拉住他。

李泰平：（**喃喃重複著**）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要走了…我今天也會很乖，會一直很乖！

李泰平突然開始大聲地唱著「乖乖」廣告主題曲，曲調近似嚎叫。

陳哨蘋緊緊地勒住李泰平脖子，大力且規律地拍著他的背，直到他安靜下來，不再顫抖為止。

李泰平：放、放手，我不能呼吸了。

他喘著氣，總算穩定了下來。

陳哨蘋：我弟以前在哭的時候，我都這樣抓著他。

李泰平：很有效，想哭也哭不出來了。

陳哨蘋：（**聳肩**）誰叫我弟是個討厭鬼，哭起來更煩。（**頓**）你也是個討厭鬼，只能這樣對付你。

李泰平：剛才這樣…對你，我很抱歉。（**頓**）還有…剛剛那個，我也很抱歉。

陳哨蘋：（**擺擺手**）這個、那個都原諒你，明天不能去拍照了，錢你多付一天。

李泰平：知道了。

陳哨蘋：為什麼哭？

李泰平：（**疲憊地**）沒什麼好說的，你只會覺得無聊。

陳哨蘋：你說不說？快說！

李泰平：（**短暫沉默**）我只是想起一個小女孩。

陳哨蘋：你女兒啊？

李泰平：說好不要提名字。就當是個…隨便的故事吧。

陳哨蘋：好，就一個…沒有名字的小女孩。

李泰平：喂…。

陳哨蘋：好嘛，一個小女孩。

李泰平：那個小女孩是一對住在城市邊邊破舊房子裡的夫婦的小孩，小女孩出生的時候好大一隻，足足有 4322 公克，護士們都說可惜她是女生了，不然長大就可以送去日本當相撲。（頓）包在毛巾裡面的小嬰兒像一團團肥肥的壽司你知道嗎？

陳哨蘋：不知道。

李泰平：我想你也不知道，每天、每天熬夜看著她的時候，累到頭昏眼花的時候才會看到。

陳哨蘋：然後？

李泰平：然後小女孩就長大了。

陳哨蘋：然後呢？

李泰平：沒有然後了。

陳哨蘋：什麼嘛！

李泰平：我說過會很無聊的。

陳哨蘋：是你不想說，你不敢。

陳哨蘋開始唱歌，以無比巨大的音量唱著「乖乖」廣告主題曲。

李泰平：別唱了，不要再唱了！

陳哨蘋：那你說那個…相撲壽司後來怎麼了？

李泰平：是她的爸爸。

陳哨蘋：好，她爸爸怎麼了？

李泰平：你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就會學著養成習慣，然後按照著習慣生活。

陳哨蘋：那我一定最習慣睡覺。

李泰平：不會只有一項習慣的，比如說會習慣吃三餐、習慣

去上班賺錢、習慣存錢買車子房子和戒指、習慣睡在同一個人身邊、習慣想要生小孩、習慣等著小孩生小孩，小孩的小孩…

陳峭蘋：嗯，這些我都還好。

李泰平：還有習慣在哪個場合做哪些事或是不該做哪些事，妳有想過，萬一哪一天沒有這些習慣了，怎麼辦？

陳峭蘋：什麼怎麼辦？

李泰平：有一天我唱歌了。

陳峭蘋：然後？

李泰平：在上班的時候，我出了錯，讓公司損失了一筆生意，老闆在罵人的時候，突然就…像剛剛那樣，唱歌了。

陳峭蘋：結果？

李泰平：沒什麼，就留下來加班，但是之後…，在吃飯的時候、在上廁所的時候…然後有一次在客戶面前唱歌，結果隔天就被解雇了。

陳峭蘋：就因為這樣？

李泰平：光是這樣就夠了。

陳峭蘋：沒有原因嗎？有去看醫生、問神明還是拜拜什麼的嗎？

李泰平：（揮揮手）就是一種…一種病。

陳峭蘋：什麼病會唱歌？

李泰平：在不應該唱歌的時候唱歌就是有病。

陳峭蘋：唱歌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李泰平：大概是想所有東西都變得模模糊糊的，好像長出軟澎澎的毛，越唱那些澎澎的毛就會越長越多，變得很亮很舒服。

陳峭蘋：每一次都是唱乖乖？

李泰平：不記得了。

陳峭蘋：那相撲壽司怎麼辦？

李泰平：跟著她媽媽，沒了，結束。

陳哨蘋抱著李泰平，將他放倒在自己腿上，輕輕地拍著他的背。

陳哨蘋：會好的，你會好起來，沒事了，都會沒事的。（頓）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原諒你噢！

她輕輕的吹著口哨，曲調輕和俏皮。

李泰平：（閉著眼睛，放鬆地）好好聽。

陳哨蘋：因為我是愛吹口哨的小蘋果啊！

李泰平：是嗎？

陳哨蘋：我媽說的啊，她說我是蘋果不是人。

李泰平：（欲言又止）你媽媽她…，她真的好怪。

陳哨蘋：那我呢？我怪嗎？

李泰平：妳是神經病，只有妳把我撿起來。

門外紛雜的腳步聲傳來。

管理阿姨：（臺）就跟你說剛剛乒乒乓乓的，說多大聲就多大聲，打電話都不通，一定有鬼。

警 察：發生什麼事還不能確定。

管理阿姨：有鬼沒鬼你們自己看啦！我跟你說，別小看我們飯店出不了什麼大案子，上次那個阿林駒，就是在我這邊抓到大尾的（臺）升官的啦！

警 察：（口氣轉為緊張、嚴肅）老闆我要敲門了，麻煩你先後退，小心有危險。

李泰平打開門，門外有數名警察與旅館的管理阿姨。
管理阿姨發出尖叫，急著往後躲去。

李泰平：請問怎麼了嗎？

警 察：先生，我們接到檢舉，說這裡發生不法的事情，請讓我們…。

管理阿姨：（看到房間滿目瘡痍後，發出刺耳的驚呼）（臺）
要殺人啊！怎麼用成這個樣子，是發生什麼事情

啊？

管理阿姨在房間裡四處翻翻找找，時不時撞倒東西，把房間弄得更亂了。

管理阿姨：沒有刀子、沒有血（翻了翻垃圾桶）套子，一、二、三…，噢，年輕氣盛很幸福齣！

李泰平：阿桑，不要亂翻！

陳峭蘋：（與李泰平同時）還好啦！

管理阿姨：（臺）不是鬥毆啦！就小情侶吵架而已啦！我們不是在找麻煩啦，吵架什麼的我們看多了，你們是怎樣？有話好好講不行，用成這樣，要賠齣！

警察：身分證，拿出來看一下。

兩人將身分證拿出來給警察。

警察：你們來這裡要做什麼？

管理阿姨：（臺）要做什麼？來旅館開房間要做什麼？陪你祖媽吃麵喔！之前阿林勒？

警察：林組長今天輪休，不好意思請讓我問完…。

管理阿姨：（臺）警察休什麼假，就知道派一個傻小子黑白辦。

警察：我要確定這兩個人有沒有違法的交易…。

管理阿姨：（不標準國語）講這些我聽不懂啦，你去叫阿林來跟我講啦！長官都知道規矩，就你們這些新來的胡亂幹。去叫阿林來啦！

警察：就說林組長今天…

管理阿姨：（臺）平常也沒少送摳摳，現在是怎樣，要放狗咬人啊！好啊！今天就來算啊！就來算你們白吃白住是要我多少錢啊！

警察：我們不接受招待…。

管理阿姨：（臺）都一樣啦！你們都一樣啦！去問你的林組長啦，不知道不要在這邊說瘋話啦！（頓）夭壽，

不然就不要住啦！不要住就沒事了啦！（轉換成不標準的中文）啊，先生不好意思啊，你們東西收一收要 check-out 啦！不然這樣我們生意也難作，啊那個不好意思啦，那個房間弄成這樣，你們要賠，等一下齣，就一起算啦！（頓，改用臺語）啊這樣是可以沒？沒事了啦！沒事了啦！走了啦！

管理阿姨和警察離開。

陳哨蘋：被當成怪咖了。

李泰平：很難不懷疑吧！

陳哨蘋：（調笑）人客，我的鐘點費很貴噢！

李泰平：別鬧了，之後怎麼辦？

陳哨蘋：去喜馬拉雅山嘍！

李泰平：別鬧，講認真的。

陳哨蘋：我是認真的啊！

兩人僵持著。

陳哨蘋：你有兩百塊嗎？

李泰平：搞不好還不夠賠，要留下來掃廁所了。

陳哨蘋：不要管那個歐巴桑，你身上到底有沒有兩百塊？

李泰平：有…有吧。

陳哨蘋：那等下先去一個地方。

李泰平：去哪？

陳哨蘋：把你賣掉啦！問那麼多幹麻，囉唆，走就對了。

李泰平：喔。

李泰平走向門口。

陳哨蘋：你要去哪？

李泰平：不是要走了嗎？

陳哨蘋：這裡啦！

陳哨蘋掀開窗簾，外面是另外一棟建築物的側面。

李泰平：這裡是三樓耶！

陳哨蘋：抓著對面的鐵欄杆爬過去就好啦！快點！

李泰平：錢怎麼辦…。

陳哨蘋：反正以後也不會來了。

李泰平：可是…。

陳哨蘋：唉呦，付錢這種習慣也快點忘掉啦！

李泰平還在猶豫，並沒有馬上行動。

陳哨蘋：走不走？不然我要把你丟掉了喔！

李泰平跟上，兩人自窗戶離開。

燈暗。

S3 正午：父親

喪禮會場，僅能見到巨大遺像的下半部，可以看出往生者是個男子，遺像兩側擺著幾具花圈，李芳跪在遺像面前。

李 芳：我曾經想像過你的葬禮，那時候你會老的和現在毫不相干。你記得我跟你說過人到了一定年紀就會失去性別吧？我的胸部癟掉了你的雞雞也縮小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會長得非常像，再怎麼保養還是會鬆弛的皮膚，還有變得白花花的頭髮，就算是這樣，你的老人斑還是會比我的深一點，你的頭也會比我禿一點，這些你說好要讓我的可不准忘記。

工作人員領著陳佰成進，陳佰成手裡拿著花與提袋。

工作人員（男）：怎麼又來了，先生你稍等一下。太太、這位太太…。

李 芳：而且我們已經四十年沒做愛了，生活只剩下準備彼此的葬禮，我一直搞不定你會死在胃潰瘍還是肺癌，想想你那種軟趴趴的個性即使到了五十歲還會

是個打雜的衰鬼，唯一堅持下來的興趣就只有抽菸，從十五歲第一次抽菸到現在，你看我叫你不要抽、不要抽了，不聽，就是不聽（停頓，拭淚）我不想要看到你死了還是軟趴趴的樣子，（哽咽）你走了誰來跟我說話！

工作人員（男）：（提高音量）這位太太，昨天你拜的是對面那個，這個是新來的，你是不是走錯了？要不要去對面看看？

李 芳：是這樣噢…，可是我明明看到…。

工作人員（男）：明明什麼？去旁邊啦！

李芳仍舊在原地不動，不斷地哭泣，工作人員作勢要將她拉離。

陳佰成：沒關係，別管她。

工作人員（男）：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每辦一次喪事就看她哭一次，男的也哭女的也哭，老的小的都哭，一天哭個五六遍，哭爸哭媽（臺），不知道的還以為他一家都嗝屁了，尚婆啦（臺），（頓，轉為悄聲）先生那些供品啊，要記得收好（臺）。

陳佰成：我會注意，謝謝。

工作人員（男）：不要說我沒提醒你啊！（看了看遺像）這是什麼大人物啊？前幾天好多大官、媒體都來拜，該不會是什麼黑道大哥吧？

陳佰成：他不是什麼人，只是執勤的時候遇到搶匪，要追出去的時候被迎面撞上，然後就…

工作人員（男）：帥喔！要是我嗝屁也這麼體面就好了。

工作人員（男）拿出香菸，點火，瞄了瞄陳佰成袋子裡的供品，又擲了擲花圈，摘掉幾株枯萎的花往李芳身上砸去，李芳受到驚嚇退到更遠的地方。

工作人員（男）：菸跟酒就對了，花圈再大還不是不能吃，
都是體面給活人看的。那你是他的…。

陳佰成：同事。

工作人員（男）：你還好好的，很幸運吶！

工作人員（女）進。

工作人員（女）：喂，剛一爐起鍋了，快來撿啊，後面的還在排隊呢！

工作人員（男）：（把香菸隨意丟地上）勞碌命閒不得啊！
先走了，你慢來。

工作人員離開。

陳佰成將香菸踩熄，把花與祭品放在祭臺上，雙手
合十，低頭喃喃唸著。

陳佰成：今天來看你，希望你一路好走。

李 芳：這個地方我清楚得很，他們啊，就是想賺死人錢。
非得把人搞得面目全非不可，要先扒鞋子、手表、
衣服內褲，再扒牙齒、頭髮皮膚，扒到不能再扒了，
才貼張照片跟你說「好了，來認吧」，這些人就是
壞。

陳佰成：昨天晚上被你吵的…，我不是今天就來看你了嗎？
（從袋子裡掏出一條香菸），這個我送上了，省著
點抽吧！以後就要等逢年過節了。還有這個，就全
套湊齊了。

陳佰成拿出一瓶啤酒，打開喝了一大口。

李 芳：你知道死人錢怎麼賺的嗎？他們啊，就把那些衣服
內褲當二手貨賣，皮膚做成包包、牙齒做成項鍊，
頭髮當毛線，就給我們用，每天都用。

陳佰成：聽說那票搶匪逮到了，前幾天的事，老董說的，抓
到的時候還正在數錢，警察都衝到旁邊了還捨不得
把錢放下。問他們錢都搶到了為什麼還要撞你，

(頓) 忘了，竟然說忘了…

他賭氣似的一口接著一口地喝酒，很快的把手上那瓶喝完了，又再開一罐。李芳偷偷拿過空酒瓶，想從裡面倒出最後幾滴酒，可惜未果。

李 芳：我啊！才不會被這些東西騙（她指了指照片），他們都還活著我知道。

陳佰成：小陳來過沒？組長說他要辭了，那件事以後就嚇得不敢上班了，他辭了我們組就剩我一個…都這樣了能罵他嗎？（低頭抹抹臉）待久了，好了，就送你這程，一路好走。

李 芳：（強抓住陳佰成）跟你說，我的那個啊（比出小拇指）還活著！

陳佰成不明所以地看著他。

李 芳：跟你說，我的那個（比出小拇指）還活著！

陳佰成：（小心翼翼地）恭喜你？

李 芳：但是他變成包包了，（頓）或是項鍊，那一類的，雖然他不想變成女生的東西，但他不能自己選，所以搞不好是項鍊那一類的。

陳佰成：小姐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李 芳：（悄聲）你錯了，他們沒死，他們只是變成另一種樣子，他們被隨便丟在這個世界裡過不去。我跟你說我以前只找到一個變成包包還會說話的，但是也只會「啊」、「啊」、「啊」這樣，聲帶的皮沒有一起包著，結果就變成這樣了。

陳佰成：小姐請節哀，我介紹一個醫生給妳，我之前…狀況不好的時候，不會想東想西…。

李 芳：噓！說出來，他是誰？

陳佰成：老張？

李 芳：不是，是別人！

陳佰成遲疑著。

李 芳：說出來，大聲地說出來！我知道！你也想把話說清楚，對不對？我看得出來，從這裡、這裡和這裡（胡亂地指著他身上各處）我都看到了，她留了記號，她也想找你。

陳佰成：神經病。

陳佰成收收東西就想走。他隨手放一旁的空酒瓶又被李芳拿走，仍舊倒不出幾滴酒來。

李 芳：你不相信我嗎？

陳佰成：怎麼可能會信。

李芳定定地看著陳佰成，突然一巴掌打上自己的臉。

陳佰成：你幹嘛突然…。

李芳開始瘋狂地捶自己，淒厲的哭喊聲引來工作人員的注意，他們蜂擁而至，將她架住，要阻止她傷害自己。

工作人員（女）：阿姨你怎麼了？有話好好說。

李 芳：你們不要管我，讓我去死好啦！我好痛，你們讓我去死，讓我去死！

工作人員來架住失控的李芳，陳佰成呆站在原地不斷地被推擠。

李 芳：（指著陳佰成）你這個負心漢！你就把責任脫個一乾二淨，一走了之啊！

工作人員（男）：她是那個尚婆（臺）起肖了吧？

工作人員（女）：閉嘴啦！人都哭成這樣了還罵她！有沒有良心啊！

工作人員（男）：你這樣說我，我現在只有寒心沒有良心了…。

工作人員（女）：不正不經沒大沒小（臺），阿姨，我們有

話好好講！好不好？

李 芳：我可憐的妹仔，人都過去這麼久了，還沒辦法安心，丈夫又是這款笨木頭（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好好的走啊！這個笨木頭（臺）現在…。

工作人員（男）：阿桑，這位是個男的。（他指了指遺像）

李 芳：（頓了一拍，放聲大哭）我可憐的妹仔，心神不寧的連臉都變了，鬍子都長出來了。

工作人員（男）：好了，好了，不要再裝了，再不走我們叫警察了。

工作人員強行拉起李芳。

工作人員（女）：不要這麼兇啦！動作輕點！

工作人員（男）：你以為今天很閒嗎？走了啦，尚婆！

李 芳：你們要帶我去哪裡？我不要離開！

工作人員（女）：阿姨，不然我們到旁邊休息一下，好不好？
（頓）你先進去啦！別礙事！

工作人員（男）：好，好，好，妳行，妳最厲害。

工作人員（女）：少講幾句行不行？去裡面啦！

工作人員（男）：活的給你，死的給我，成交！

他重重地拍了女同事的屁股。

工作人員（女）：三八啊，色狼！

陳佰成突然衝上前去，甩了李芳一巴掌，頓時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

陳佰成：瘋女人，就叫你乖乖拜完乖乖回家，哭哭鬧鬧，人會給你哭回來嗎？有完沒完！你要讓多少人看笑話！還哭！

李芳轉而低低啜泣。

工作人員（女）：先生你…。

陳佰成：沒事了、沒事了，她是在跟我嘔氣，故意這樣的，脾氣管不住，鬧一鬧就沒事了。

工作人員（女）：真的？

陳佰成：（丟手帕給李芳）把臉擦一擦，（頓）等她冷靜下來我們就會走了。

工作人員下場，李芳擤了擤鼻涕，停止哭泣。

陳佰成：你到底想怎樣？

李芳不回答，兩人僵持不下。

陳佰成朝遺像深深鞠躬，又拜了拜，正要離開，女子跟上。他走一步她就跟一步，他停她就停。

陳佰成：小姐，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你。

李 芳：心虛的人才會警告別人。

陳佰成：不要跟著我！

李 芳：你在逃避，逃避你心裡的洞。

陳佰成往左一步，李芳就往左一步；他往右一步，照樣的，她也跟上，兩人僵持不下。

李芳作勢要下跪，陳佰成趕緊扶起她，但李芳賴在地上不起來。

陳佰成：你幹什麼…。

李 芳：我不陪著他，他就會一直哭，他一哭我頭就痛，身體也痛，你看我全身痛成這樣，他一定哭很久了。你知道一個人哭了很久會怎麼樣嗎？會瞎掉，瞎掉了會怎麼樣？會摔倒，會掉下去，掉到不知道哪裡…掉下去的人，就永遠都回不來了。（指著陳佰成）你以為你還沒掉下去，可是你已經在下面了。

陳佰成：什麼掉不掉下去…。

李 芳：（十分篤定且具說服力的口氣）每一個白天你都以為自己離那些事情又再遠了一點，可是每一個晚上你還是無法放過自己，你以為自己逃跑了，可是你還在原地，你以為是在作夢，可是那才是真的，他們一直都在你身邊。

陳佰成：（**掏出手機**）你一定是生病了，我要打給醫生，我幫你打給醫生。

李芳搶過手機，把電池拔掉丟在地上

陳佰成：你幹什麼…！

李 芳：不要相信他們，他們的心是硬的，裡面都是鋼筋水泥，他們看不到那個洞，他們救不了你。（**頓**）你要先把聖水給我。

陳佰成：聖水？

李 芳：就在袋子裡的那些，聖水可以幫我們忘記。

陳佰成：（**看了看袋子**）裡面只有帶來的酒…。

李 芳：對，就是那些，給我。

李芳搶過袋子，打開啤酒大口灌著。

遠方隱隱的雷聲，接著落下些許雨絲。

李 芳：啊！下雨了。你知道雨是…。

陳佰成：什麼？眼淚嗎？

李 芳：你怎麼會這樣說？雨是老天爺的口水啊！這是老天爺看我們每天辛辛苦苦的活著，張開大嘴笑到闔不起來流下來的口水，是最濕、最黏又最惡劣的水。這種水淋久了會變得冷酷又無情，和老天爺一樣（**頓**）你對我這麼兇，一定是之前淋太多了。

陳佰成：是嗎？

李 芳：你知道這時候該怎麼辦嗎？（**把酒遞給他**）喝吧，聖水會保護我們。

陳佰成：這只是普通啤酒。

李 芳：你說它是聖水，它就會是聖水。

陳佰成：你到底是誰？為什麼跟我說這些？

李 芳：我跟你站在同一邊，是被過去找上的人。（**頓**）不要害怕，我們一定是最幸運的人。

陳佰成開了新的一瓶，李芳大口灌著酒，兩人喝了

起來。

雷雨聲持續著，燈暗。

S4 傍晚：兒子

鈴聲響起，舞臺上亮起一小區，只見陳少洋坐在光區中，聲音從暗處傳來。

小 磨：說說你想要報考這間學校的理由。

陳少洋：（略顯緊張的語氣）生命是這個世界上最神祕的東西，就算在高中的課程裡了解到了生物是由細胞組成…還有基因遺傳，但還是想要自己…我想要報考這個系所的原因是想藉由大學的課程，可以循序漸進地觀察生命實際存在的狀態。我…我真的對這些還蠻有興趣的。

阿 超：雨下得好大，（乾咳幾聲）那你要去念哲學系或是醫學系吧？怎麼會來考這個…動物科學系？

陳少洋：我…我想了解的不僅僅是人類狀態，也不是精神上的邏輯歸納，我希望能更親自觀察各式各樣的動物。（停頓）這整個地球因為各式各樣的動、植物生存著而顯得多采多姿。

小 磨：你這個原因聽起來蠻新奇的喔，你對於未來有什麼規劃？

陳少洋：如…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可以在動物園裡工作。
阿超不禁笑出聲來，被小磨制止。

陳少洋：雖然動物園的規劃在臺灣並不受到重視，但如果之後繼續念研究所的話，我希望可以到聖地牙哥動物園工作，那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

阿 超：爽啊，好涼（悶哼一聲），幹嘛撞我啊？喔，這麼想去國外的話英文很溜嘛，說幾句來聽聽。

小 磨：（咳嗽）這題跳過。你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說的嗎？

陳少洋：（略顯遲疑）不知道這個問題可不可以問。

小 蘑：請說。

陳少洋：請問會有機會碰到很多很奇怪的動物嗎？

燈光大亮，場景如同 S1，三人在客廳，陳少洋單獨坐在桌子的一側，阿超和小蘑坐在另一側。

三人因這個問題陷入奇怪的沉默。

陳少洋：喔，當我沒問。

阿 超：恐龍嗎？

小 蘑：別鬧了啦！

阿 超：（佯裝正經）說了這麼多，我還是搞不清楚你為什麼要考動物科學系，我想你應該好好再想想原因。

陳少洋：是。

阿 超：你的功課是很好啦，面試講得亂七八糟也不會扣到太多分啦…。

陳少洋：媽的，是在唱衰我喔！

小 蘑：他的意思是說在口說表達還要再花點心思訓練，有些話講到一半就跑掉了，會給考官不好的印象，你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他點頭。

小 蘑：如果怕自己後面講不出來，一開始就不要講太深奧的概念，你應該十拿九穩，不要太擔心。

阿 超：講得那麼有理想是很好啦，但是…。

簡訊聲，阿超看了看。

阿 超：（放低音量，正經貌）那個林老師，剛剛主任找我…。

小 蘑：你演哪齣啊，還主任勒？

阿 超：（更加放低音量）總之我先走了。

他就要收包包。

小 蘑：現在是哪招？你就直接說哪個妹又找你了？

阿 超：（重新做好）哪有妹，誰說是妹，混仔約打球啦，剛剛到哪裡了？（假裝專注地看著資料）唉喲！面試講得亂七八糟沒關係啦！成績好就好了啦！

小 磨：外面下大雨是要打什麼籃球？都你在說，很厲害是不是？

小磨捏著阿超的耳朵，阿超連聲喊痛。

阿 超：小力點、小力點！

小 磨：還說！

阿超手機鈴聲又響了起來，阿超看了一眼。

阿 超：我要去尿尿。

阿超拿起手機衝進廁所，室內瞬間陷入一片沉默。

陳少洋：阿…阿超他尿尿很快，他一下就回來。

小 磨：他最好死都不要回來。（頓）你都不問發生什麼事了！

陳少洋：發生什麼事了？

小 磨：他和他們班的女生一起吃中餐。

陳少洋：那不然我們等下一一起去吃東西。

小 磨：拜託我們每天都一起吃東西了，好嗎？

陳少洋：喔…。

小 磨：昨天可麗餅的錢是不是還沒給你？

陳少洋：算了，不用了啦！反正我喜歡…請妳。

小磨從錢包裡面拿出錢。

小 磨：白癡，該算的就要算啦！我最討厭男生裝闊氣了。

陳少洋：我又不是那個意思，我真的…真的…。

小 磨：（翻著書）你考上之後會去念嗎？

陳少洋：當、當然會啊！

小 磨：是嗎？那以後就沒人聽我發牢騷了。

陳少洋：不要吵架嘛。

小 磨：說得輕鬆，如果以後不讀同一間學校，他一定…算

了，乾脆分手算了。

陳少洋：這樣也好。

小 磨：幹嘛？唱衰我啊？

陳少洋：不、不是，啊！對了！

陳少洋從櫃子裡拿出一本書，推到小磨面前。

小 磨：這什麼？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她再細看書腰。

小 磨：股市致富一百招！

陳少洋：我想你會喜歡這個。

小 磨：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個？

陳少洋：妳不是要考經濟系？

小 磨：所以？

陳少洋：所以會用到吧？

小 磨：那你幹嘛不送試題大全？

陳少洋：比較好是不是？

小 磨：總之謝了。

陳少洋：不喜歡嗎？

小 磨：還好。

陳少洋：喔。

陳少洋埋頭看自己的書。

小 磨：我又沒說不喜歡。幹嘛？生氣啦？

陳少洋：我又沒有生氣。

小 磨：那就是有，你們有都說沒有。

陳少洋：（自暴自棄）好啦、好啦，隨便你怎麼講！

小 磨：講一講就生氣？你們就只會生氣！

阿超從廁所出來，一路假裝運球、跳投、閃躲敵人，
最終灌籃落地。

阿 超：看到沒？看到沒？我剛灌籃。

陳少洋：拜託最近流行棒球啦！

阿超又再做一次空中投籃，定在自以為帥氣的 POSE 上，過一會發現沒有人理他，於是蹲在小蘑旁邊開始粗魯地翻著小蘑的包包，從裡面拿出一隻熊布偶。

阿 超：（拿著小熊，以低音說話）比比今天自己回家喲！（換假音）啊！好害怕好害怕（低音）比比不要怕，我會保護妳的！（換假音）胖熊你是說真的嗎？（低音）當然是真的啊比比（換假音）我就知道胖熊對我最好了（低音）呵呵呵（換高音）呵呵呵（恢復正常音調）好不好，比比今天先自己回家？

小 蘑：為什麼？

阿 超：妳先說好。

小 蘑：你先說為什麼。

阿 超：混仔約我打球。

小 蘑：你騙人。

阿 超：我沒有。

小 蘑：你們有的時候都會說沒有。

阿超厭煩似地起身，把熊布偶甩在桌上。

阿 超：隨便你。

小 蘑：（拉住他）你的作業還沒寫完，明明說好今天要一起寫作業的。

阿 超：（拍拍陳少洋的肩）洋仔會跟你一起做啦！

陳少洋：我什麼時候…？

阿 超：你會。

陳少洋：（懦弱地）好，我會。

小 蘑：你明天再不交，高老師不會放過你的。

阿 超：不就是個糟老頭有什麼好怕的？

小 蘑：你作業都不寫，書都不唸，之後學測怎麼辦？

阿 超：不怎麼辦啊。

小 磨：這樣不行啦…

阿 超：為什麼不行？

小 磨：就是…要好好念書…。（氣急敗壞地）我們都已經來這裡幫阿洋準備面試了，你還只想著要出去玩！

兩人沉默，陳少洋打開電視。

電視播報的場景可依演出狀況，以純聲音或切割部分舞臺作為播報場景。

電視頻道：北極熊剃毛的話題仍持續燃燒，許多遊客紛紛表示還想看到無尾熊、臺灣黑熊與小浣熊剃毛，畫面上我們看到模擬圖做出北極熊剃毛了，頭大身小的模樣真是非常逗趣可愛…

陳少洋：你們看北極熊要剃毛了耶…你們知道北極熊的毛不是白的嗎？

阿超、小磨兩人互瞪著彼此，沒人理陳少洋。

陳少洋：是因為折射太陽光，所以看起來才會是白的，很神奇吧！（雙手在兩人眼前揮著）哈嘍？哈嘍！

阿 超：我對生命什麼鬼東西沒興趣，地球毀滅了也不干我的事。唸書那種事洋仔做就好了。

小 磨：那他要幫你考試嗎？

阿 超：Why not？就跟以前一樣，對吧？

阿超伸手捏了捏陳少洋的肩膀，力道十分大，陳少洋吃痛卻不敢哼出聲。

小 磨：我在跟你講認真的！

阿 超：我也在跟你講認真的。

小 磨：你是要跟別的女生出去，阿洋你一定知道什麼對不對？說！

阿 超：每次都阿洋、阿洋的，阿洋最聽你的話，不然妳跟他在一起啊！

陳少洋：你這樣說太過分了吧！

小 磨：你以為我不敢嗎？

陳少洋把音量越按越大聲，與阿超、小磨兩人的吵架穿插著。

電視頻道：但也有一些學者對於北極熊在剃毛之後，在冬天之前來不及長出新毛，以及失去皮毛的保護，可能會感染皮膚病等疑慮，已有織品業者表明可以特製北極熊毛衣，將他們剃下來的毛做成專屬毛衣，方便穿脫好適應天氣變化…。還有網友自製了不同的北極熊紋身裝，你可以看到有龐克打扮搭配山本頭，還有剃著香菇頭的…。

阿 超：吵死了，還不關掉。

陳少洋把電視關掉，三人陷入沉默。

阿 超：那就這樣吧。

阿超下。

小 磨：（失魂落魄地）怎麼辦？

陳少洋：等一下他冷靜了就會回來的。

小 磨：他一定覺得我很煩，怎麼辦，我不應該這樣的…。

陳少洋：你就這麼喜歡他？

小 磨：嗯。

陳少洋：就算他是笨蛋？

小 磨：他不是笨蛋啦！

陳少洋：他要是不笨怎麼會三天兩頭這樣讓你不好受。

小 磨：我也不好啦…。

陳少洋：他很笨，人很差，功課又不好，上輩子一定是隻單細胞生物，草履蟲，一定是草履蟲！

小 磨：（笑聲慢慢帶著哽咽）這種時候還能講到這個。

陳少洋：不要哭了啦！每次都這樣，不累嗎？

小 磨：累啊！煩死了！

陳少洋：你知道動物為什麼不談戀愛嗎？

小 磨：他們明明也會。

陳少洋：那叫繁衍、交配，不是談戀愛。

小 磨：說不定他們也有啊，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陳少洋：可能吧，搞不好平常情侶們去逛動物園，在柵欄前面接吻的時候，那些犀牛、北極熊都以為那兩個人在打架。

小 磨：然後覺得人類的感情好差。

陳少洋：只有大嘴魚會覺得看到同類。

小 磨：那你幹嘛說動物都不談戀愛？

陳少洋：因為他們知道談戀愛會失戀，失戀會導致絕種。

沉默。

陳少洋：不好笑嗎？

小 磨：一點也不。

陳少洋：心情有好一點嗎？

小 磨：心情更差！（頓，略顯不好意思地）總之謝啦！

陳少洋：（故意裝傻）啥！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小 磨：白痴！（看了看窗外）雨停了嗎？我好像差不多要走了，你爸快回來了吧？

陳少洋：應該早就回來了才對，不知道去哪了。

小 磨：你爸，還好嗎？不是前一陣子遇到搶劫嗎？

陳少洋：喔，後來錢追回來了。只是…。

小 磨：只是…？

陳少洋沉默不語。

小 磨：你不想講就算了。

陳少洋：（嚴肅貌）你真的想聽嗎？

小 磨：（略帶遲疑）想。

陳少洋：不後悔？

小 磨：不…不後悔。

陳少洋：你要保證聽完之後不會說出去喔。

小 磨：哪一件事情我說出去過啊？你小六還尿床的事我都…。

陳少洋氣急敗壞地搗住小磨的嘴。

小 磨：（**被搗住嘴巴，口齒不清地**）說不說？

陳少洋：我說、我說。（**頓**）有的時候晚上會聽到我爸好像在跟誰講話一樣，但是明明房間裡什麼人都沒有啊。但他就是一直叫我媽的名字，好像是在跟我媽吵架一樣，有時候聲音大到我都會被吵醒。

小 磨：可是你媽不是…？

小磨曲起食指，比了個代表「死人」的手勢。

陳少洋：大概我爸終於要瘋了吧。

小 磨：人才不會這麼容易就瘋掉！

陳少洋：他這陣子每天晚上吵吵鬧鬧的就已經夠瘋了。

小 磨：那怎麼辦？

陳少洋：誰知道？我姊那個八婆又一天到晚不回家。神經病，跟我媽一樣。

小 磨：幹嘛這樣說自己的媽媽？

陳少洋：她就是，不然妳說，我們有對不起她嗎？為什麼隨隨便便就丟下我們？

小 磨：有的時候，就是會忽然覺得整個世界都錯了，不是嗎？

陳少洋直直地盯著小磨，兩人陷入沉默。

小 磨：（**猶豫地**）阿洋，你幹嘛不說話？

陳少洋：你站在那邊，有沒有覺得地板涼涼的？

小 磨：幹…幹嘛這樣問！

陳少洋：我媽最後就是從這裡（**他比了比小磨現在站的位置**）打開窗戶，跳下去的…。

小磨跳開，尖叫抱住陳少洋。

兩人維持這個姿勢一陣子，小磨猛地放開陳少洋。

小 磨：陳少洋，你胡說對不對？這裡還離窗戶這麼遠…

陳少洋：要不要去吃東西？今天你想吃什麼？我想吃關東煮，
有放蔥的那家。

陳少洋拍拍小磨的肩膀。

陳少洋：髒髒的。

小 磨：陳少洋你這個大白癡！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講這種事情！

陳少洋：走了，走了！你不走我走喔！媽，掰掰！

小 磨：喂！等等我啦！

小磨追打著陳少洋，兩人下場。

S5 黑夜：父親、兒子與女兒

陳佰成和李芳進，陳佰成拿著原本帶去拜拜的袋子，李芳拿著一瓶酒，兩人腳步蹣跚踉蹌。

陳佰成：陳少洋？陳少洋？不在家，真是跑去哪裡野了，也不知道回家。

李 芳：吵死了，在講什麼啊！酒！再來！

陳佰成從袋子裡拿出一瓶東西，放在桌上。

李 芳：這什麼？保肝、清腦、瞬間舒爽解酒液…酒咧？

陳佰成：（扶著頭）小、小聲一點，我…我頭痛。

陳佰成打開一瓶解酒液，喝了起來。

李 芳：阿一，阿一！

陳佰成：（狐疑的看向李芳）誰？

李 芳：阿一！我們還沒有乾杯，這樣不行，我們來乾杯！

陳佰成：我不叫阿一。

李 芳：阿一，阿一，來！

李芳搖搖晃晃地拿起空酒瓶，隔空作乾杯狀。

李 芳：齣！你沒敬，要罰！來，再來！（頓）你知道（傻笑），講這些亂不好意思的，以前噢，阿一…。

李芳傻笑著要倒酒倒不出來，反而人連酒瓶一起倒在地上。

李 芳：阿一，再等我一下，再等一下下我就去找你了…。
鬧鐘響了，陳佰成把鬧鐘按掉，從抽屜裡拿出一包藥袋。

李 芳：你在吃什麼？

陳佰成：醫生開的藥。

李 芳：醫生開的藥不能吃，吃了心臟會變硬，你就會開始變笨，開始忘記。

陳佰成把藥袋裡的藥都倒出來。

李 芳：阿一、阿一，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陳佰成：一、二、三，不對，多了一顆，一、二、三、四，奇怪，怎麼每次數都多一顆？（他拿起藥袋）每晚服用白包，（又放下藥袋，深深一次呼吸想強打起精神）好，原來不用數，現在是晚上，晚上的藥是黃色的，早上的藥是白色的，所以是這包…

他拿起其中一包，打開吃下。

陳佰成：這是糖果吧？怎麼放進來了（頓）好苦！好苦！這是什麼東西！

他四處找水卻找不到，情急之下打開一瓶解酒液喝下，又再引起一陣狂咳。

他將藥包胡亂掃落。

陳佰成：淨是些壞東西。

李 芳：我頭痛。

陳佰成：頭痛就去睡覺。

李 芳：心裡痛得要死掉了，阿一不要哭，我不要再痛了。

陳佰成：心裡痛沒得醫（喃喃唸到）聽到沒，心裡痛沒藥醫。

李芳倒在沙發上睡著了，陳佰成丟了件外套在她身上，他像拿起電話般地拿起酒瓶放在耳邊，想了一

下又放下酒瓶。

陳佰成：瘋女人。

門外傳來陳少洋和小蘑說話的聲音。

陳少洋：搞不好是誤會…。

小 蘑：誤會？都抱在一起了還會有什麼誤會！

陳少洋：但你也不用這樣…

小 蘑：怎樣？

陳少洋：妳幹嘛突然親過來啊？

小 蘑：我當然是親給他看的啊！

陳少洋：我明天死定了啦！

陳少洋與小蘑兩人拉拉扯扯的進來。

陳少洋：爸…爸，今天這麼早回來？

小 蘑：伯…伯父好！

陳佰成：你好。

陳少洋：小蘑來玩的…。

小 蘑：（與陳少洋同時）我…我來找阿洋拿東西。

陳佰成：我知道你有說。

陳少洋：等下就回去了。

小 蘑：（又與陳少洋同時）拿完就走了！

沉默的僵局。

陳佰成：少洋，還不趕快拿東西給同學。不要讓女孩子在門口等。

陳少洋：對、對，小蘑你先進來吧！

兩人進屋，看到沙發上躺著的李芳。

陳少洋：爸，她是…

陳佰成：路過的，喝醉了不要理她。

陳少洋：路過…我們家？

陳佰成：妳坐。

小 蘑：謝謝伯父。

陳少洋走進其中一間房間拿東西。

小蘼微微移了移披在李芳身上的外套，空出一點位置後坐在睡倒地李芳旁，醒著的兩人陷入尷尬的沉默，李芳傳出打鼾聲。

陳少洋手裡捧著一本書進，把書遞給小蘼。

小 蘼：你所不知的世界，陸地生物大解密，（悄聲）你給我這個幹嘛啦！

陳少洋：（悄聲）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拿什麼給妳…。

小 蘼：重得要死，至少拿一本輕的吧！

陳少洋：那…那我再換一本。

陳少洋再度進房間。

兩人沉默，又只剩下李芳的打鼾聲。

陳佰成：要不要喝點什麼？

陳佰成拿出另一瓶解酒液放在小蘼前面。

陳佰成：來，別客氣。

小 蘼：好，謝…謝謝伯父。

陳佰成：不好意思，今天家裡比較亂，讓你看到這個樣子。

陳佰成將桌上的雜物丟到桌下，不小心打到小蘼的腳。

陳佰成：（急忙地）對…對不起！

小 蘼：不…不會，沒有關係。

陳少洋的房間傳出砰然巨響。

陳佰成：你們吵架啦，剛剛？

小 蘼：伯父你剛聽到了…

陳佰成：有什麼話就好好講，講不通，就講到講得通為止。趁人還在的時候，就要好好把話講完，你知道人不在的時候，你想講再多都不能講了。叔叔就是這樣，以為還有很多時間，誰知道她就這樣…

小 蘼：（怯懦地）伯父…。

陳佰成低下頭，神情沮喪。

陳少洋衝進來，手裡拿著另外一本書遞給小磨。

陳少洋：是這一本，對吧！（頓）你們在幹嘛？

小磨：伯父他突然就…。

陳少洋：喔！爸，你又怎麼了？

小磨的手機不斷發出訊息接收的聲音。

小磨：是阿超。

陳少洋的手機也發出訊息接收的聲音。

陳少洋：好了，來找我算帳了。

兩個人各自看著手機。

小磨：他要跟我分手，怎麼辦？他要跟我分手…。

陳少洋：我也死定了啦！他說要現在殺過來，砍我那根然後
放火燒我家。

陳佰成：年紀輕輕，隨便說什麼死不死的！

陳少洋：爸，這個現在不是重點啦！

陳佰成：注意你的口氣，是這樣對我說話的嗎？

陳哨蘋打著哈欠，從房間裡走出。

陳哨蘋：吵死了，好好睡個覺都不行。

陳少洋：姊！

陳佰成：你怎麼在？

陳哨蘋：有沒有東西吃，我好餓，陳少洋去買吃的回來。

陳少洋猶豫著要不要去。

陳哨蘋：還不走嗎？等著我踹你啊！

陳少洋：（手機又發出簡訊聲，看著螢幕）總之衝著我來就是了…。

小磨：我…我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

陳哨蘋：怎麼？爭風吃醋阿？交小女朋友啦？叫什麼名字？
我是他姊姊，叫我皮皮就好了。

小磨：皮皮姊，我是小磨啊。

陳哨蘋：（漫不精心地）喔，是你啊，好久不見。

陳佰成：你回來做什麼？要錢是不是？

陳佰成把錢拿出來，丟在陳哨蘋前面。

陳哨蘋：（把錢拿起來都給陳少洋）謝啦，聽到沒，還不快去！（見陳少洋還愣在那）走啦！傻逼啊！

陳少洋、小蘆匆匆離開。

陳佰成：你之前都去了哪裡？

陳哨蘋：沒去哪。

陳哨蘋看了看酒瓶與解酒液。

陳哨蘋：這麼早就開喝啦！（看了看酒的牌子）這種的不好喝啊…。

陳佰成：不要想乎攏我，老老實實說清楚。

陳哨蘋：一副關心我的樣子，這樣我會誤會。

陳佰成：我在問你話！

陳哨蘋：噓！噓！不用這麼大聲我還是聽得到。

陳佰成：我沒有大聲，是你一直逃避…。

陳哨蘋：跟男人在旅館，滿意了嗎？（頓）怎麼了？怎麼不說話？問了反而不敢聽啊？

陳佰成作勢就要打她。

陳哨蘋：好，你打，你打啊！

李芳起身。

李芳：（被吵醒，煩躁地）阿一，你不應該讓陌生人隨便進你家的。這樣不好，會危險。

陳哨蘋：你又是誰啊？（頓）阿一？噢！看來我回來的不是時候。

李芳：阿一，你要小心，不要聽她的話。

陳哨蘋：那正好，我也沒話要跟他說。

陳佰成：閉嘴！醒了就滾出去！

陳哨蘋：這麼兇對人家好嗎？

陳佰成：瘋女人你鬧夠了沒？

李 芳：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陳佰成：我在說…（轉為氣弱）我在說請你離開…。

陳少洋進，手裡提著食物。

陳哨蘋：啊！耶！食物！是食物！

陳少洋把食物放在桌上，但那些食物不是打翻就是露出來，亂七八糟的。

陳哨蘋：搞什麼啊你！

陳哨蘋捏上陳少洋的臉，陳少洋揮開陳哨蘋的手。

陳少洋：不要碰。

陳哨蘋：搞叛逆噢？怎麼樣？

陳少洋：沒什麼，不要問了啦！

陳哨蘋：噢，我知道，打架打輸了噢！

陳哨蘋大力地往陳少洋的傷口打去。

陳少洋：痛耶！幹嘛啦！

李芳突然開始四處找東西。

李 芳：沒有聖水了，我要喝聖水，怎麼辦，我頭好痛！

陳少洋：怎麼了？

陳哨蘋：誰知道。

陳佰成：不要再喝了，那只是酒…。

李 芳：不是，那是聖水，沒有聖水就…。

陳佰成：沒有什麼聖水，你只是在喝酒。

李芳四處亂找東西，東西翻倒到陳哨蘋身上，陳哨蘋尖叫跳開。

陳哨蘋：不吭聲是懶得理你，怎樣，瞧不起老娘嗎？

陳哨蘋撲上去要追打李芳。

陳少洋突然從抽屜裡拿出一個藥瓶，倒出幾顆藥丸硬塞進李芳嘴裡。

李 芳：（嗆咳）你…你給我吃了什麼？

陳少洋：聖丸。

李 芳：（**遲疑地**）聖丸？

陳少洋：吃了就不會痛了，你會好好地睡上一覺，醒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李 芳：可是我要去找阿一，我會不會把他忘記了？萬一我把他忘了怎麼辦？

李芳開始狠狠咬著自己的左手臂。

陳少洋：不會，你等一下就會有力氣，有力氣之後才可以去找呀！

李 芳：就會有力氣去找他？

陳少洋：對，你要去找誰都可以。

李 芳：（**喃喃自語地**）阿一等我，我等下就去找你了…。

李芳沉沉睡去。

陳峭蘋：（**大笑出聲**）聖丸？聖丸！陳少洋你是天才耶！這麼瞎的事也辦得出來！

陳少洋：玩過電玩的人都知道聖水一定要配聖丸的好嗎？總之這句話我就當讚美收下了。

陳佰成：她怎麼了？你給她吃什麼了？

陳少洋：安眠藥。（**頓**）要報警嗎？

陳佰成：不…不要，就等她醒來，清醒了就好。

陳峭蘋：打給醫院啦，瘋都瘋了還等她醒來。

陳少洋：所以她到底是誰啊？阿一又是誰啊？

陳佰成：不知道，我去看老張的時候…。

陳少洋：結果還真的帶了東西回來…

陳佰成找了條薄毯蓋在李芳身上。

陳峭蘋：真好心。

她打開自己房間的門，李泰平尷尬地站在門後。

陳峭蘋：拖拖拉拉站在這幹什麼啊？出來吃東西了啦。

李泰平：我這樣出去不好吧。

陳哨蘋：這樣喔，好吧。

陳哨蘋作勢關上門，李泰平急忙擋住，一拐一拐地走出來。

李泰平：喂！（頓）不…不好意思打擾了。

陳哨蘋：都灑出來了，還能吃嗎這些？不會重買啊？

陳少洋：我只帶了剛好的錢。

李泰平：我來幫忙弄吧！碗盤在哪裡？

陳少洋：啊，那你拿上面櫃裡的碗出來。

李泰平墊腳往櫃子裡構著碗盤。

陳哨蘋：啊！他是我男朋友李泰平。

李泰平：（吃力地）你們好。

陳少洋：姊，我等下把放在你房間裡的東西拿走。

陳哨蘋：沒關係，反正等下我們拿個東西就走了。

陳佰成：走去哪！

陳少洋：（與陳佰成同時）要去哪裡？

陳哨蘋：（稍停，玩笑般）嗯…不知道耶，喜馬拉雅山嘍！

李泰平：別和伯父說玩笑話…。

李泰平失手把盤子摔在地上了。

李泰平：抱歉、抱歉。

陳佰成：又再騙人，從來不講真話。

陳哨蘋：隨便你說嘍！

李泰平伸手要去撿，陳哨蘋把他的手拍掉。

陳哨蘋：笨手笨腳的，小心踩到玻璃，到旁邊吃麵去。（頓）

陳少洋，還不快點去拿掃把來！

陳少洋：喔…。

陳少洋拿了掃把和畚箕，把一地的碎玻璃打包。

李泰平：不好意思，本來想幫忙的，反而添麻煩了。

陳佰成：腳怎麼了？

陳哨蘋：動作太慢，摔下來了啦！

陳佰成：哪裡摔的？

李泰平：從旅…要擦玻璃不小心從窗戶…。

陳哨蘋：從旅館裡出來的時候摔的啦！笨死了。

李泰平：我就說好好地走出去就沒事了啊！

陳哨蘋：你有那個錢？

李泰平：（**一時語塞**）總是有辦法的嘛！

陳佰成：無論如何一定是皮皮拖累你，真不好意思。

李泰平：不…我自己也太不小心了…。

陳佰成：幾歲了？

李泰平：上個月剛滿 38。

陳佰成：做什麼的？

李泰平：以前在股市操盤，現在…現在打算稍微休息一下。

陳佰成：沒有工作？

陳少洋：你是玩股票的，厲害嗎？那個很難嗎？

李泰平：也不是難不難的問題。

陳少洋：我同學要去念經濟系，我送她一本玩股票的書，結果她好像不是很喜歡…。

李泰平：我想經濟系跟股票應該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陳少洋：真的嗎？

李泰平：跟直覺比較相關…。

陳少洋：直覺？什麼意思？

李泰平：這是一種心理戰術，進場要抓好時機買低，我通常會選一些才剛上市，但貨品評價一直不錯的公司。

陳哨蘋大笑起來。

李泰平：笑什麼？

陳哨蘋：（**笑出來**）那直覺有沒有告訴你現在大事不妙了？

李泰平：（**看了看陳佰成，乾咳幾聲**）不好意思，在伯父面前失態了。

陳佰成：少洋，吃的東西擺好。

陳少洋：好。

陳少洋與李泰平默默地把食物分裝好，放在客廳茶几上。

陳哨蘋打開電視。

電視播報員：他們築巢的嚴密度，幾乎可以說是在建構防禦堡壘，確實，沒有銳利爪牙等攻擊武器的他們，似乎只有這樣密不透風的堡壘才可以讓他們安心…我們可以看到，群居也是另一種生活慣性…。

陳哨蘋：無聊死了。

她轉臺。

電視頻道：這款隔離霜同時有 50PA 防曬功能，主持人在這裡鄭重地向動物園館長推薦，如果北極熊怕曬，請給他擦這一款隔離霜，保證什麼斑都不長，保證什麼紫外線、紅外線、放射線都不怕…。

陳哨蘋：這種天氣人都要熱死了，還管北極熊。

她又轉臺。

電視頻道：在網路上火速成立的反北極熊剃毛組織：「熊啾啾」聯盟，以臨時帳號在網路上發起活動，隨機在街上拿著電動刮鬍刀剃掉路過民眾的頭髮，已經有十數名民眾受害，警方現在正深入調查…。

陳哨蘋：你們想看哪一臺？

陳少洋：可以看剛那臺嗎？

陳哨蘋：「熊啾啾」那個？

陳少洋：不是啦，是最開始那個，在講築巢什麼的…。

陳哨蘋：那個很無聊耶！

陳少洋：可能跟面試有關…。

陳佰成：專心吃飯，不要看電視。

他把電視關掉。

陳少洋：（懦弱地）好，那不看也沒關係。

陳峭蘋：什麼時候要面試？

陳少洋：下禮拜五。

陳峭蘋：好快！準備好了沒？

陳少洋：我同學今天有幫我模擬面試，我講得亂七八糟。

李泰平：底迪一定可以的。

陳峭蘋：你又知道他了？

李泰平：底迪人這麼乖，考官一定會發現。

陳少洋：考官都跟李大哥一樣就好了。

陳峭蘋：啊，對了，媽媽的那個紅絲巾收到哪裡了？

陳少洋：不知道，這個要問……。

陳峭蘋：老頭，媽的紅絲巾放哪？

陳佰成：你要做什麼？

陳峭蘋：燒給媽媽啊，她說她住的地方又熱又擠又不舒服，
她想要她的絲巾遮臉。

陳少洋：你怎麼知道？

陳峭蘋：我今天下午去觀落陰，媽跟我說的。

陳少洋：迷信，superstitious！

陳峭蘋：聽不懂啦！媽看起來過得不錯喔！（指了指李泰平）
他也有看到媽媽。

李泰平：我可能沒有資質，只看到糊糊的一片。

陳少洋：李大哥，你淪陷了，不可以被這瘋女人拉著跑。

陳峭蘋：怎麼樣？一次才兩百塊，下次要不要一起去？

陳少洋：神經病才會去觀什麼落陰，你被騙錢了啦。

陳峭蘋：才沒有！

陳少洋：有！

陳佰成不停地喝著解酒液。

陳佰成：怎麼越喝越清醒？

李泰平：伯父，你喝的是解酒液。

陳佰成：難怪。

陳少洋：爸，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陳佰成：我等一下就好了，再等一下。

陳佰成又開了一罐解酒液，被陳哨蘋奪下。

陳哨蘋：總之我要找媽的紅絲巾，老頭，媽的東西在哪？

陳佰成：丟掉了，那女人的東西我全都丟掉了。

陳哨蘋：你騙人。

陳佰成：隨便你信不信。

陳哨蘋：算了，我再去找條新的給她。（頓）我要走了。陳少洋，有沒有一些衣服可以借我們？洗衣機裡面的衣服等下幫我晒一晒。

陳佰成：你坐下！

陳哨蘋：陽臺超髒的，要記得刷啦！

陳少洋：最近忙著準備考試，所以…。

陳哨蘋：髒死了啦，這個地方又髒又臭，都是腐敗的味道。

陳佰成：你要去的那個喜馬拉雅在哪裡？

李泰平：皮皮在說笑的，那是個（頓）旅館！對，旅館的名字。

陳哨蘋：才不是，那是一座山好嗎？

陳佰成：你不准叫她，你…你不准隨便叫她。

李泰平：好，好，我不叫。

陳佰成：好，這次你要去哪裡我都跟著去！

陳哨蘋：什麼？

陳佰成：我再也不會讓妳就這樣走得一乾二淨了。

陳佰成猛力抓住陳哨蘋。

陳佰成：我要把妳關起來，哪裡都不讓妳去！

陳哨蘋：好痛，你幹什麼啦？陳少洋，老頭瘋了啦！快來救

我！

陳少洋：爸，放手。

推擠之中，陳少洋被推倒在地。

陳佰成：妳不准再這樣對我，我要把妳綁起來，對，我要把妳綁起來。

陳哨蘋：你在說什麼啊！

陳哨蘋試圖想甩掉父親的手，但徒勞無功，一路扭打。

李泰平：你們冷靜一點，不要打架！不要…不要打架！

陳哨蘋試圖躲進浴室，陳佰成追上，陳佰成將陳哨蘋壓倒在地，幾乎想要掐死她，陳哨蘋掙扎著四處亂抓，打開蓮蓬頭，大量的熱水從天而降，將陳佰成父女兩人淋的狼狽。

陳佰成：燙。

陳哨蘋：放開我！

陳哨蘋將陳佰成推開，兩人分據浴室兩側。

陳佰成伸手想安撫陳哨蘋，卻被陳哨蘋的尖叫嚇到而退縮。

陳佰成：抱歉。

陳哨蘋：臭老頭，醒了沒？

陳佰成：醒了（他抹一抹臉）不知道怎麼了，今天太累了，大概中暑了。

陳少洋也走進盥洗室，看了看兩人。

陳少洋：爸，你還好嗎？

陳佰成與陳哨蘋略為挪動位置，三人擠在蓮蓬頭下。

陳佰成：你們的媽媽，她每天晚上都會來找我，好像要提醒我這樣好好活著的每一天都是一場幻覺，因為說不

準什麼時候就會有什麼東西開始消失，一件接著一件，全部都離我而去了，這個幻覺沒有盡頭，我永遠不會醒過來。然後每天早上我睜開眼睛，覺得好像下一秒她和老張，又會跑到我面前來，要把我帶走。我只能一直睜著眼睛，不讓他們有機可趁，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我做錯什麼了嗎？

陳少洋：爸，你病了。

陳佰成：我沒有，不准說我病了。

陳峭蘋：你沒有病，你只是喝醉了。

陳佰成：我沒有，我清醒得很，你們都小看我，你們一定覺得什麼都是我的錯。

李泰平在客廳，他在打電話。

李泰平：你好，你好，請問你那裡是…是綜合醫院嗎？…這邊有幾名神智不清的人，不、不，沒有喝酒，噢，可能有一個有，他現在一直昏迷不醒，他一直胡言亂語。…其他人，其他人在淋水，不是！不是洗澡！是他們自己穿著衣服擠到蓮蓬頭下面，不是，不要跟我講什麼特殊宗教，剛剛他們有打對方，可能要檢查一下…，我怎麼阻止！我要是有辦法還會打電話求救嗎？（頓）我？我…我不小心…！不是，這不是惡作劇電話，…沒有我也沒有要報復誰！為什麼你不相信我呢？怎麼樣你才會相信我？背九九乘法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要我背九九乘法表？你那邊真的是綜合醫院嗎？（頓）二一二、二二四、二三六，我要背到哪一個你才會相信我？七是吧？二四八、二五〇…

場上僅剩下浴室的部份是亮著的。

陳峭蘋：全身都溼透了，好冷。

陳少洋：沒事的，之後就會開始暖了。

陳哨蘋：不可能，永遠不可能暖和的。

陳少洋：爸？

陳哨蘋：噓，他睡著了。

巨大的白光從天而降。

劇終



〈熱島效應〉得獎感言

這件事發生後，連帶的發生了一些事，諸如：

「沒有想過會得獎」，自己打出來的時候，才相信以往看到的這句話可能不假。

電器用品不知為何看起來好像都快壞到要換了。

家人會裝可愛用娃娃音講話好一陣子。

以及莫名地有點感傷。

要謝的非常多所以不能只謝天，謝謝家人、謝謝朋友、謝謝師長，謝謝所有好與壞。

之於戲劇之於寫作我才剛入門，謝謝這份肯定。



王詩琪

甫自研究所畢業，參與劇場行政、技術、演出執行等各類事務，試圖發表各類作品。